陳淳淳

當非遺文化遇見人工智能

原鄉走廊

文明長河滔滔向前，總有舊的岸，迎向新的浪潮。當人工智能攜著算法、數據與無限生成能力奔湧而來，那些沉澱了千百年的傳統，便站在了浪潮之前。有人視人工智能浪潮為傾覆的危機，擔心古老的匠心、代代相傳的審美、根植鄉土的記憶，會在數字化的洪流裡漸漸模糊；也有人將人工智能的浪潮視作契機，期待借AI的力量，讓沉寂已久的文脈重新舒展。AI浪潮奔湧，傳統守望無聲，兩者相遇所激起的層層漣漪，正是這個時代獨有的的文化圖景。

近日，我有幸在一個非遺工坊體驗了銅拓技藝，當我一錘一錘輕敲拓片時，深切感受到，這樣一種依托肉身與心境的傳承，自帶溫潤動人的底色，也藏著難以迴避的脆弱。一門手藝最精妙的地方，往往不是寫在製作的口訣圖譜裡，而在那些只可意會的分寸。銅拓圖下錘敲打的力度，制陶控火的時機，木雕下刀的頓挫，染布配色的微妙取捨，唱戲換氣時那一瞬的留白，都是匠人在漫長歲月裡，和材料、和技藝朝夕相處磨合出來的直覺，這份體悟緊緊依附於匠人的技藝與審美。

時代向前，生活的模樣慢慢改換。舊日滋養手藝的鄉土場景漸漸淡去，願意耐住十年寂寞，潛心修習古法的年輕人越來越少，許多匠人守著冷清的工坊，獨自托住一縷快要飄走的古韻，像暗夜裡一盞微弱的燈，在風雨中飄搖。這些浸滿前人心意的美好，該怎樣跨越時代的鴻溝，繼續走下去。人工智能的到來，像一道突如其來的新光，落在這些古老的技藝上。AI可以標注紋飾的所有演化階段，畫出標準的流場線條，羅列詳盡的錘拓步驟，推演無數符合譜系邏輯的紋樣，可以歸檔成千上萬張拓片，整理翔實的技藝資料。但它捕捉不到我屏息落錘時內心的沉靜，體會不到紋路慢慢從拓片上浮現時，那一刻我內心的觸動。當傳統技藝與AI相逢，我們漸漸懂得，AI算法可以梳理文脈、拓展邊界，卻永遠代替不了掌心裡的溫度。

很多人習慣將數字科技與手工匠心置於對立兩端，認定代碼是冰冷的，標準化的算法會稀釋手工獨有的靈氣，機器生成的圖像，終將取代指尖帶著溫度的創作。而當我們沉下心觀察當下的實踐才會明白，AI不是來取代傳承者，它只是填補傳承途中那些極易斷裂的縫隙。AI不會站在匠人的位置，而是一名忠實的記錄者、一座跨越距離的橋樑、一個可供反覆練習的陪伴者，讓那些極易隨風消散的經驗，尋到一處安穩寄存的空間，讓原本狹窄封閉的傳承通道，向著更廣闊的世界敞開。

一種文化想要長久存活，不能一成不變地復刻舊時模樣。每一代傳承者，都會守住內核的同時，做出貼合時代的微調，古人如是，今人亦然。AI擅長髮散、重組、快捷試錯，依托非遺固有的意象、配色、構圖邏輯，源源不斷給出新穎的創意方向，幫匠人跳出長期創作形成的思維定勢。而匠人守住審美的底線，摒棄背離文化本源的構想，在AI提供素材之上注入匠人的閱歷、手感和審美意境，完成最終作品。AI負責拓寬藝術想像邊界，匠人守住文化的靈魂，彼此互補，讓古老的東方美學，生出適配當下生活的模樣。

而在當下網絡之中，不少人打著非遺旗號的AI作品，只是簡單堆砌古風符號，對非遺技藝的源流、紋樣的寓意、原生的文化語境一無所知，外表看著古雅，內裡卻是空洞，剝離了扎根千年的文化根基。這是一種極易迷惑大眾的假象，把AI算法生成的模仿品，等同於經歷時光淬煉的人文遺產。這些模仿品提醒人們，所有數字化的創新，都應該懷著敬畏之心，尊重非遺本來的內涵，傾聽非遺傳承人的聲音，不可為了博取流量而對非遺文化隨意解構、曲解。

2026年11月23日

王強

山海之間，又見故鄉

絲路溯源

馬尼拉王彬街的老華僑，至今還習慣把這座城叫作「岷里拉」。這三個字一出口，就帶著跨海而來的熟稔。街邊的會館、泛黃的僑批、門楣上端正的漢字，都是故土在南洋生了根的日子。

走在老巷裡，抬頭常見老宅門楣上的題字。有的是建屋的長輩為紀念父輩題的，有的出自鄉親敬重的鄉賢之手。真正出錢蓋房的人，卻把自己的名字藏在字後頭。

這個細節，我最早在泉州僑鄉的老校舍檔案裡看到。閩南鄉間的校舍，有的以父母之名命名，有的紀念湊錢辦學的鄉賢和老師，把動盪年月裡一點暖意留了下來。

老人家常說，是金子，到哪裡都發光。門楣上的字讓人明白，真正的光芒不是用來給自己立傳的，是要遞出去，照亮後來趕路的人。泉州的故事多是這樣：留下的名字少，做成的事多。

刺桐、Zayton，泉州的名字在不同語言裡流傳。2021年，「泉州：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」列入《世界遺產名錄》，讓泉州人過了千年的日常走進世界目光。

泉州出土的一方元代至治二年（1322年）波斯文碑文中出現了泉州港的名稱，轉寫為「Zayton」。這類墓碑的墓主大多只留下外文名，沒有漢姓，也沒進中原的族譜。許多促成人與文化往來的人，恰恰沒有刻意給自己留下記錄。

宋元時期的市舶司，管進出港商船和徵稅。船停在哪裡、稅怎麼收、載了什麼貨，記得清楚，靠星辰辨方向、在風浪裡討生活的航海者，卻沒留下名字。正史記得下大事，未必寫得出一場颱風怎樣改寫海商水手的一生。

在那段慣常以王侯將相為主角的歷史裡，泉州過著另一種熱鬧的日子。清淨寺的尖拱、開元寺的印度教石刻、草庵的摩尼教殘碑，還有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的遺跡，同在一片市井煙火裡。

不同信仰、不同來處的人共處，不必抹去本色。泉州的可貴，不在收了多少奇珍異寶，而在不同的信仰和習俗都成了日常。多元不是擺給遊客看的，這座港口原本就這樣過日子。

下南洋的先輩，最懂「原鄉」的分量。許多人在異鄉安頓後，才把舊日的鄉音和習慣一點點拾起來，在心裡重新認出一個家。

要把鄉音鄉俗傳下去，也不能樣樣照舊。說起泉州南音，岷里拉讀者也許會想到本地南樂社團的弦友，唱腔板式不必照著泉州老樣子。

閩南麵線糊到了南洋，煮進這裡的胡椒和香料，也不算走了味。口音和習俗的變化，留下真切的遷徙印記，也是文化過海後的另一種活法。

番薯從呂宋傳到閩南，也不只有一條路。方志記載，長樂人陳振龍於明萬曆二十一年（1593年）從呂宋帶回薯藤。晉江靈水吳氏族譜也記著本地引種；另有說法，明萬曆初年，海商已從南澳引種。

番薯，一個「番」字，說它從海那邊來，到了閩南人手裡，便成了年年種的莊稼。尋常人家不管文書怎麼記，照樣把新薯藤埋進土裡。好東西不能只躺在紙上，還得在土裡紮根。

泉州窯燒的醬釉陶甕，閩南人叫它「龍甕」，原是裝水、存米的家什。呂宋北部維甘（Vigan）的burnay，器形未必相同，那份日用陶甕的親切感卻不難體會。

陶甕隨商船到了呂宋，有的被當地原住民用作甕棺或用於祭祖，成了連接生死的器物。一口甕，一頭是泉州井邊的家常日子，一頭是南洋土地上的生死牽掛。它的第二次生命，離不開渡海的閩南人，也離不開接過它、賦予新用途的人。物的意義，不見得由出產地一個人說了算。

明清以後，航路連起馬六甲、檳城、岷里拉、西貢、巴達維亞。會館、義山、華文學校和僑批局陸續辦起來。移民帶來故土的香火，也把南洋的咖啡、香料和作物種子帶回閩南；隨船往返的，還有變了調的鄉音和新做法。

閩南文化的世界性，不在它走了多遠，而在它到了哪裡，就能在那裡紮根，跟當地人一道過日子。

僑批就是現成的例子。一封信，常連著一筆寄回家的錢。帳目一分一釐算得清楚，信裡的牽掛卻沒法用錢來算。

家書從檳城寄出，經廈門僑批局轉手，送到泉州鄉村。清末民初，這條路已走得很熟。走得長久，靠的是僑社彼此信得過。即使颱風封港，也有人惦記著把信送到。多少回，人還在海那頭，信已先叩家門。

同鄉也會替未能回去的人回鄉照應，幫著盡宗族禮數，再報平安。這份默契不用寫在紙上：你有難處，我搭把手；哪天我走不開，也有人肯替我走一趟。散在各地的親友，就這樣相互照應。

在岷里拉，看不見的默契，都在看得見的細節裡：華僑義山碑上的泉州祖籍地，華校校園裡的閩南鄉音，會館老帳簿中替新同鄉墊付船票的字跡。沒有什麼大規矩，卻一代代傳了下來。

大家常說「以僑為橋」。這橋不是石頭砌的，是先輩為鄉親和故土，架設的渡人渡己的人梯。

浪濤拍過千年，刺桐港的帆影從未真正消失。正史裡沒留下名字的人，漂洋的歌謠和器物，信封褶皺裡的海風和鹽漬，一起拼出了「世界的泉州」。它不只是一座閩南古城，也是一張跨過山海、傳了幾代人的網，一頭連著故土，一頭連著海那邊的日子。這張網是兩岸的人一起織的，織的人多半沒留下名字。門楣上不落款，不是謙辭，是把光讓給後來的人：成人達己，不在留名。先輩護住的，是一條讓後輩重回故鄉生活世界的路；路不必走得一樣，心安之處，便是故鄉。遠方有人記掛，真好。

劉顯用

歲歲重陽 菊香如故

特稿

秋風往復，歲月逢秋，當梧桐葉落染黃了巷陌，當清冽晚風拂去夏末余溫，一年一度的重陽，便踏著細碎的秋光緩緩而來。農歷九月初九，雙九相重，是為重陽。千百年來，這個沉淀著古韻與溫情的節日，載著登高望遠的期許、遍插茱萸的思念、把酒賞菊的風雅，在四季輪回裡靜靜佇立。山河歲歲流轉，人間煙火更迭，唯獨清淺菊香穿越古今，歲歲如約，始終如故，溫柔包裹著塵世的溫情與念想。

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勝春朝。重陽，是秋日最溫柔的收尾，也是四季最深情的回望。褪去了春的青澀、夏的熱烈，秋日自帶一份從容沉靜的底色，而重陽更是將這份沉靜揉進了詩意與溫情。此時的天地，沒有盛夏的喧囂浮躁，沒有深冬的蕭瑟寒涼，天高雲淡，風清露白，遠山含黛，秋水澄明。天地萬物都在緩緩沉淀，褪去浮華，歸於本真，恰似人生行至半路，歷經風雨起落，終得內心安然平和。

重陽最動人的底色，是滿城菊香。秋霜漸起，百花凋零，桃李牡丹盡數斂了芳華，唯有秋菊凌霜綻放，獨佔清秋風光。田埂邊、庭院中、古寺旁、街巷間，一簇簇、一叢叢菊花傲然挺立，金黃璀璨、素白清雅、淡紫溫婉，千姿百態，風骨凜然。寒風越烈，霜華越重，菊花開得越是熱烈芬芳，不與群芳爭豔，獨守清秋靜謐，自帶清雅高潔的風骨。

古人偏愛重陽賞菊、飲菊酒、品菊茶，將一腔情懷寄於寒菊之中。陶淵明隱居山野，東籬采菊，悠然南山，以菊之淡泊守內心清淨；王維重陽登高，臨風賞菊，寫下「待到重陽日，還來就菊花」的溫婉期許。千百年間，菊花早已不只是秋日名花，更是國人心中高潔、堅韌、淡然的精神象征。每至重陽，淡淡菊香漫溢人間，穿過青磚黛瓦，漫過山野阡陌，縈繞在千家萬戶的庭院，氤氳在悠悠歲月長河裡。年年重陽花開，歲歲菊香依舊，從未因時光變遷而消減。

重陽的文脈裡，從來不止菊香詩意，更藏著根植於華夏血脈的敬老溫情。九，在傳統文化中為最大陽數，雙九重陽，寓意久久長長，象征安康長壽，因此重陽節也被賦予了敬老、尊老、愛老、助老的深厚內涵，成為專屬於長者的溫柔節日。從古至今，世人皆在重陽祈福，祈歲月悠長，祈長輩安康，這份朴素的心願，跨越千年，代代相傳。

兒時的重陽，總帶著溫暖的煙火氣息。記憶裡，每到九月初九，秋風微涼，庭院的菊花悄然盛開，奶奶總會早早起身，打理院中盛放的菊叢，指尖拂過細碎花瓣，眉眼溫柔。那時不懂重陽的深意，只記得秋日暖陽正好，菊香悠悠滿堂，家人閒坐，燈火可親。爺爺奶奶會搬出竹椅坐在院中，曬著秋日暖陽，說著舊時舊事，語氣從容溫柔。我們孩童便在花叢邊追逐嬉戲，撿拾飄落的菊瓣，聞著清甜的花香，滿心都是純粹的歡喜。

長大後的重陽，多了幾分思念與敬畏。曾經為我們遮風擋雨的長輩，漸漸染上歲月的痕跡，青絲變成白發，挺拔的脊背慢慢佝僂，步履不再矯健。時光最是無情，悄悄帶走年少光景，也慢慢催老至親之人。每至重陽，秋風再起，菊香依舊，驀然回首，才懂古人「每逢佳節倍思親」的綿長意蘊。那些年少時聽不懂的思念，看不懂的離愁，終在歲月沉淀中盡數了然。

歲歲重陽，年年秋光，山河依舊，世事更迭。城市高樓林立，街巷煙火翻新，生活方式幾經變遷，但重陽的風骨與溫情從未改變。不變的是凌霜盛開的秋菊，歲歲芬芳如故；不變的是尊老敬老的初心，代代綿延不絕；不變的是中國人根植心底的家國溫情、親情期許。

秋霜染菊，歲月沉香。重陽的風，吹過千年古今，吹老了歲月，吹換了山河，卻吹不散沉淀在時光裡的美好與溫柔。人間最好的光景，便是秋有菊香，歲有安康，親人常伴，歲歲如常。不必奔赴遠方尋美景，不必執著繁華求圓滿，平安順遂，溫暖相守，便是人間圓滿。

菲律濱商報
CHINESE COMMERCIAL NEWS
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
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
YUYITUNG COMMUNICATIONS, INC.
創社社長：于以同烈士
社長兼總編輯：于慶文
營業部：227 Dasmariñas St., Binondo, Manila
電　話：79606382・82411756
傳　真：82411588
電郵地址：siongpo@gmail.com
電子網頁：www.shangbao.com.ph
member:UPMG GROUP
請掃瞄關注微信公眾號
Android 客戶端下載

馬忠

評論文風很難嗎？

巴山一馬

改進評論文風很難嗎？這是個老生常談的問題。我寫這篇短文，是因為近日在廣東中評協會員微信群裏看到大家討論《中國文藝評論》雜誌，引發了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。

究竟是讀者拋棄了刊物，還是刊物遠離了讀者？這兩者共同決定著一本刊物的命運。尤其是文藝評論刊物，你發表的文章讀者願不願意讀，能不能被大眾接受，真正起到引導創作、浸潤人心、引領風尚的作用，除了看評論本身有沒有思想深度、專業見識和價值立場，文風很關鍵。文風是文藝評論的外在表現，也是傳播思想、溝通大眾的橋樑。現在不少專業文藝評論過於學術化，行文刻板生硬，句式晦澀拗口，滿篇專業術語和理論概念，讀起來枯燥難懂、不順暢。這種脫離大眾、脫離現場的寫法，不僅很難吸引普通讀者，也難以實現審美引導和價值傳播，容易讓文藝評論變成小圈子的「自說自話」，失去應有的生命力和影響力。

2021年五部門聯合印發《關於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的指導意見》，五年來，全國理論評論界不斷呼籲，多寫多元鮮活、自由真誠、貼近實踐的評論，少一些僵化教條、空洞懸浮的學術腔和八股風。《光明日報》《文藝報》等主流媒體持續刊發專題文章、評論隨筆，聚焦評論文風革新，提出了明確導向：報紙評論要堅持短、實、新，語言精煉、內容紮實、視角新穎，直面文藝現實；學術期刊評論也要打破學科壁壘，打通文學、社會、歷史、鄉土的邊界，跳出純粹理論推演的模式，探索既有專業性、又可讀可傳播的話語體系。

業內早有共識，新時代文藝評論要回應文藝創作實際，貼近大眾讀者的審美關切，既要有理論高度，也要有生活溫度。但從實際情況來看，文風革新的效果並不理想，「呼籲歸呼籲、寫作歸寫作」的脫節現象還比較普遍。不少評論工作者仍習慣沿用老一套寫法，用固定理論範本，堆砌晦澀學術辭彙，不願放下身段、改變語態，結果專業文藝評論一直懸在大眾之上，難以出圈、難以傳播，也難以真正落地。

與之相比，鮮活、生動、擁有廣泛讀者的文藝評論，往往都紮根在民間、活躍在新媒體平臺。與正統專業評論的刻板晦澀不同，網路民間評論少了條條框框的束縛，語言直白真誠，視角鮮活獨到，表達靈動接地氣。很多普通讀者、文藝愛好者的碎片化評論、短評隨筆，寥寥數語就能擊中作品核心、點透創作得失、說出審美共鳴，觀點犀利通透，文字簡潔有力，常讓人眼前一亮。這些沒有學術光環的民間評論，恰恰貼合大眾審美和傳播規律，真正實現了評論與讀者的雙向共情，也顯出文藝評論最本真的價值。

再看行業核心期刊，文風固化的問題更明顯。《中國文藝評論》由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主辦，是全國文藝評論領域的核心權威刊物，本該引領行業風向、示範評論創作、傳播文藝思想，但自創辦以來內容偏重學術研究，刊發的大多是學院派論文，理論性強而鮮活度不夠，專業性強但不接地氣，與大眾審美和基層文藝現場有明顯隔閡。

群裏的中評協會員議論紛紛：「沒有煙火氣。」「建議雜誌分『主次』。」「少發學院派的學術論文，多發鮮活、接地氣的文藝評論。」大家覺得，作為評協刊物，首先在定位上應該和高校、社科院的純學術刊物有所不同，走差異化、特色化、大眾化的路子，要為會員服務。刊物可以適當精簡純理論、純學術的研究文章，少發一些晦澀冗長的學術論文，多刊發貼近基層實踐、語言鮮活通俗、觀點真誠獨到的優質評論。

新時代文藝評論要發展，改進文風是重點。怎麼改？改成什麼樣？我覺得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應該先走一步，帶個好頭。